

# 王富仁《鲁迅与顾颉刚》序

■陈子善

王富仁兄是我的畏友。但是，哪一年认识他，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现在竟想不起来。这种遗忘好像很不应该，确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当年太自信了，自以为记忆力强，不必记日记或记事之类，而今已悔之莫及。

不过，首次与富仁兄见面，一定与我们共同从事的专业，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相关，也应是中不剩的事实。我现在只能推测，认识他，应该在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留在北师大执教之后。他是李何林先生的博士生，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单是这两条，就令人刮目相看。李何林先生与唐弢先生、王瑶先生一起，为改革开放之后首批招收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导师，早在1920年代末，他就在中国新文坛崭露头角了。富仁兄师从李先生，自是他的幸运，而李先生有富仁兄这样的高足，想必也会感到自豪。

1990年代以后，与富仁兄见面的机会多起来。这是有合影为证的。一次是1990年代末在浙江桐乡的合影，照片上人很多，有钱理群、张茅阳、葛兆光、夏晓虹诸位，富仁兄正好和我对面而坐，大家一起在观赏桐乡钱君匋艺术馆的藏品。这次同仁会聚桐乡，是黄育海兄主持的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重新编注《鲁迅全集》的启动会议，不料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后来被迫中止，却留下了与富仁兄这张难得的合影。另一次是新世纪之初，摄于西安，我们一起去陕西师大开会，照片上富仁兄与刘勇、陈国恩、罗岗诸位和我并排合影，富仁兄笑容灿烂，右手亲切地搭在我肩上。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他没过几年就患上了绝症。

无可否认，富仁兄抽烟太厉害了，厉害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有一次在重庆开会，我俩都很早到餐厅用早餐。不过，他不急于去选取食品，而是坐下来先抽烟。我不禁好奇地问：老兄一大早就烟瘾发作？他乐了，不慌不忙从西装上衣口袋中掏出一包烟。看着我吃惊的眼神，他狡黠地笑了笑，再从长裤左右口袋中掏出两包烟，像变戏法一样。好家伙，堂堂大教授成了魔术师一般。他得意地告诉我，一天至少五包烟，不一大早开始抽，怎么抽得完！看来古人说的人无烟癖不可交，在富仁兄身上也验证了。他的烟癖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是如此有名，烟给了他许许多多“烟士披里纯”，但也终于缩短了他的寿命，以至他离去后，我的挽联上句是“腾云驾雾，得讯翁真传”，这完全是写实。

回想起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每次见富仁兄，谈的都是不是学问，都不是我俩所从事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而是兴之所致，海阔天空，行之所当行，止之所当止。北方人所谓侃大山，南方人所谓嚼仙胡是也。也许我俩都认为既然难得相见一次，干脆就纯粹聊天，反比一本正经论文说艺术来得更有趣。若说要与学术相关，大概只有一次，那就是我听说他在某次鲁迅研究会后态度严正地直斥某人。后来见到他，忍不住求证，果有其事否。他不直接回答或有或没有，只说了一句“太不像话了！”

说到这里现代文学史研究，众所周知，富仁兄擅长宏观研究和理论阐发，而我醉心于微观研究和史料爬梳，虽然我俩对现代文学史许多问题的看法相同或接近。我一直很钦佩他的学问和敬重他的探索勇气。他胸怀高远，他视野开阔，他看法独到。他的文章汪洋恣肆，颇有气势，无论专著还是论文，都有一种充满激情、富于雄辩、直指人心的力量。这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并不多见，也是我所难以企及的。从出版专著《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野草》到反思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史到《鲁迅研究》“新国学”，富仁兄一天至少五包烟，不一大早开始抽，怎么抽得完！看来古人说的人无烟癖不可交，在富仁兄身上也验证了。他的烟癖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是如此有名，烟给了他许许多多“烟士披里纯”，但也终于缩短了他的寿命，以至他离去后，我的挽联上句是“腾云驾雾，得讯翁真传”，这完全是写实。

富仁兄有自己的操守和追求，但他并不墨守成规，也不划地为牢，和我这样的朋友也很谈得来，常常在谈笑中流露出他天真可爱的一面。他的包容和与时俱进，同样体现在对学生的培养上。他对学生的不强求一律，而是因材施教，看重并支持学生的学术兴趣。他指导的硕士生宜立刘文学史料着迷，他亲自致我电，郑重推荐宜立报考我的博士生。后来宜立的成长也证实了他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力并非每个研究生导师都具备的。

我主编《现代中文学刊》以后，富仁兄理所当然成为我的重要约稿对象。承他不吝，时有新作赠我，如《中文学刊》2012年第1期就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樊蕪论〉一章》。当我得知他病中仍在奋力撰写《学识·史识·胆识》的系列论著时，就很希望他能惠

稿。《学识·史识·胆识》大概是富仁兄后期最有分量的学术论著，前三篇专写胡适，分别以《胡适与学衡派》《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胡适与“胡适派”》为题，刊于201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8期、《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5期和《社会科学战线》第11期，也构成了这一系列论著的第二部分。而这系列论著的第二部分就是这部长达22万多字的《鲁迅与顾颉刚》。前29节连载于《华夏文化论坛》第13至16辑，而他欣然允诺把此文后15节交给《中文学刊》刊出，这是对我的信任和鼎力支持。令我十分痛惜的是，《鲁迅与顾颉刚》后15节在《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3、4两期发表时，富仁兄已不及亲见了。

二

在简要讨论富仁兄这部精彩力作之前，略为回顾一下顾颉刚与鲁迅的交往过程，也许是必要的。据鲁迅日记，两人1924年10月12日首次见面，是日下午顾颉刚偕同鲁迅学生常惠（常维钧）一起拜访鲁迅。一个多月后，鲁迅应顾颉刚之请，为他主编的《国学季刊》创刊号设计了颇有特色的封面，这是鲁迅设计的第一种杂志封面，不能不特别提出。此后两人互有通信，顾颉刚1926年6月15日寄赠鲁迅新著《古史辨》第一期，并在环上题字：“豫才先生 审正 颉刚敬赠”。同年9月8日，也即鲁迅抵达厦门的第五天，同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即拜访鲁迅并赠《诸子辨》（宋濂著）。9月22日，顾颉刚又赠鲁迅其所编的《吴歌甲集》，环

书的上半部以胡安·卡洛斯特基之后推动改革为主线，讲述这位以独裁者权威登位，对于权势却并不迷恋而放权的国王，如何在危险的政治斗争中，一步步推进自己的改革目标，并取得了西班牙军方、保守派、中左派等各方的积极相应。这期间，西班牙少数军官在1981年发起推翻政府的政变的危急情况下，胡安·卡洛斯挺身而出，挫败了政变图谋，挽救了西班牙脆弱的改革和建设成果，并因此让西班牙王室获得了更高的公众接纳度。

这本书在最后一章（第十一章）中谈到，在西班牙转型基本完成以后，胡安·卡洛斯开始纵情声色，还热衷于极限运动。最近几年来，西班牙国内外的媒体对于胡安·卡洛斯在多个国家留有私生子的传闻津津乐道，而（前）国王本人与一些国家的富豪过去甚密并有收受大额资金的传言也不绝于耳。这些消息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胡安·卡洛斯过去的光彩形象，但正如《民主国王：胡安·卡洛斯传》一书作者所说的那样，因为国王本人深感他自己很好地履行了对于国家的责任，所以开始松弛，发展自己的兴趣甚至任性而为，为多少可说是一种长期重压后的释放反应——只是因为胡安·卡洛斯过去未曾意识到，20世纪晚期，21世纪初的大众媒体、新媒体、自媒体发展如此之快，已经使得王室成员不能再像自己的父辈、祖辈那样有一个静悄悄的环境来安享享乐，而必须被置于“病态甚至敌意的仔细调查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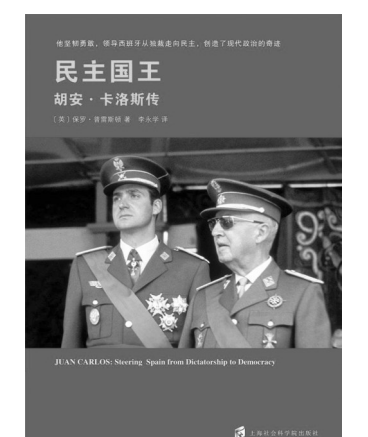
和英美派学院精英与鲁迅的分歧等众多复杂问题，分析论列，直抒己见。富仁兄坦率承认“根据作者本人的看法，本文更多地谈到顾颉刚的缺点和不足”，但同时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后辈学子有理由、有资格轻视顾颉刚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地位”。这种对待历史人物客观而全面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也深得我心。

总而言之，富仁兄这部《鲁迅与顾颉刚》是厚重的，也是尖锐的，全文高瞻远瞩，思辨严密，通才精微，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看法，不仅对我们重估顾颉刚之学，而且对我们进一步深入反思20世纪中国的学人、学术和文化，均不无启发。在我看来，这部著作与其说是富仁兄最后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如视为他的精神遗嘱或许更为恰当。因此，不管赞同富仁兄的观点与否，它都值得我们珍视。

主持商务印书馆上海分公司的贺圣遂兄常读拙编《现代中文学刊》，他读到了《鲁迅与顾颉刚》后15节，大为叹服，立即致电我询问此文前半部情况，明确表示愿意出版全书，以纪念他所尊重的富仁兄。以此为契机，“王富仁三事”除了《鲁迅与顾颉刚》、另二书是《端木蕪蕪论》和《樊蕪论》的出版计划开始在商务实施。我感谢贺圣遂兄慧眼识宝，于是写了以上这些话，以寄托我对富仁兄的思念。我相信，虽然富仁兄已经离我们远去，但纸墨落于金石，他留下的文字会一直伴随我们在思想和学术探索的长途上继续前行。

2018年5月2日王富仁兄周年忌日于上海梅川书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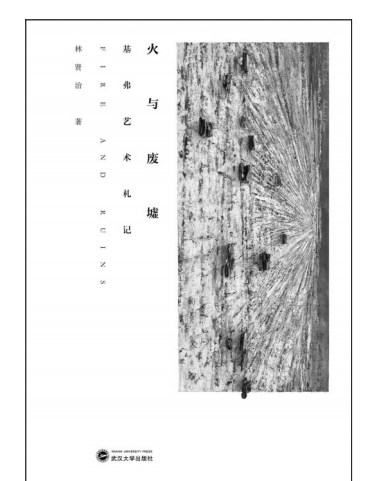
## 品书读人



《民主国王：胡安·卡洛斯传》  
[英]保罗·普雷斯顿著，李永学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12月第一版，118.00元

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引发了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干涉，最终共和政府被叛军颠覆，佛朗哥建立了长达30多年的专制统治。佛朗哥没有让他统治下的西班牙加入轴心国（虽然在奇权过程中获得了德意两国的巨大支持），这一举动在二战结束之后看起来非常高明（同时也是让政治学者、历史学家大惑不解的谜题）。并且，佛朗哥说服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在内的大国对当时西班牙的体制采取了默认支持的态度。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在二战后也迎来了加速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进程，使得该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之前大幅提高。

佛朗哥给西班牙留下的最重要遗产，是其政治上的继承人胡安·卡



《火与废墟：基弗艺术札记》，林贤治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48.00元

火光燃了废墟。黑暗会接受光吗？有些人是特殊的存在。他们不惮于回望黑暗，凝视黑暗。他们书写黑暗，以燃烧的心。从纳粹集中营中死里逃生的犹太诗人保尔·策兰写下《从黑暗到黑暗》的诗篇。

与策兰有相同创伤的犹太诗人奈莉·萨克斯，写下《夜啊，夜》

# “民主国王”如何制造政治奇迹

■郑渝川

普雷斯顿所著的《民主国王：胡安·卡洛斯传》。这本书向读者展现了西班牙前国王（2014年退位）胡安·卡洛斯缔造20世纪最为伟大的政治奇迹之一的复杂背景与艰辛历程。

全书前半部主要围绕西班牙政治权威之崩（佛朗哥与唐·胡安之间），以及双方在争取培养胡安·卡洛斯的影响力方面所展开的激烈博弈。书中第一章在谈到胡安·卡洛斯特基返回西班牙就学时，细致而充满深情地叙述了当时的场景：“（10岁的）胡安·卡洛斯……的心中充满了饱受贫困摧残的卡斯蒂利亚平原的景象，令他压抑难耐……当他走出火车站的时候，卡斯蒂利亚的寒冷空气让他不由得打了几个寒战”，迎接他的人“通过软毡帽檐用阴森森的目光窥视他”。这种重压持续了27年，没有击垮胡安·卡洛斯，而是造就了一个意志格外强大和坚韧的未来国王，使之没有迷恋独裁者权力，在登基后毅然决然地启动了政治改革。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佛朗哥认定胡安·卡洛斯将成为其接班人，但并不意味着其只有一个选择——阿方索十三世之子嗣后裔之中，完全可以在前者死后、后者登基之后，多年推行独裁统治、特务和暗杀政治而被欧洲经济、政治联合体边缘化的命运，可谓西班牙回归正常国家的元勋。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日引进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国际西班牙历史研究领军人物、伦敦经济学院西班牙研究首席教授保罗·

成长进行了全天候的监控，后者被迫从很小的年龄就会做一个坚强的、有城府的、有担当的甚至能够主动担当超过自己应承担的责任的王储。

佛朗哥对胡安·卡洛斯的监护长达27年（1948—1975）。一方面，无论是公开场合的表态，还是私下的信件、交谈，佛朗哥都明确表示胡安·卡洛斯将是他的继承人，要继承佛朗哥主义和独裁政治体制，在此之前“接管”独裁者的权威，并转化为王室权威。另一方面，在一些时候，佛朗哥也暗示胡安·卡洛斯可以在前者死后、后者登基之后，根据时势变化灵活调整权力体制。

佛朗哥去世、胡安·卡洛斯登基以前，西班牙国内外的一些观察家就意识到未来的国王会打破佛朗哥体制而进行转型。但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胡安·卡洛斯在获得国王权位后，真的如此坚定地放弃了独裁权杖，矢志不移地推动西班牙这个国家在不清算佛朗哥政治遗产的前提下开启改革、最终让中左派势力重新回归政坛、西班牙国王也不再是独裁者而变成了类似于英国国王的礼仪性元首。胡安·卡洛斯凭借自己的声望推动西班牙结束了因多年推行独裁统治、特务和暗杀政治而被欧洲经济、政治联合体边缘化的命运，可谓西班牙回归正常国家的元勋。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日引进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国际西班牙历史研究领军人物、伦敦经济学院西班牙研究首席教授保罗·

书的后半部以胡安·卡洛斯特基之后推动改革为主线，讲述这位以独裁者权威登位，对于权势却并不迷恋而放权的国王，如何在危险的政治斗争中，一步步推进自己的改革目标，并取得了西班牙军方、保守派、中左派等各方的积极相应。这期间，西班牙少数军官在1981年发起推翻政府的政变的危急情况下，胡安·卡洛斯挺身而出，挫败了政变图谋，挽救了西班牙脆弱的改革和建设成果，并因此让西班牙王室获得了更高的公众接纳度。

这本书在最后一章（第十一章）中谈到，在西班牙转型基本完成以后，胡安·卡洛斯开始纵情声色，还热衷于极限运动。最近几年来，西班牙国内外的媒体对于胡安·卡洛斯在多个国家留有私生子的传闻津津乐道，而（前）国王本人与一些国家的富豪过去甚密并有收受大额资金的传言也不绝于耳。这些消息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胡安·卡洛斯过去的光彩形象，但正如《民主国王：胡安·卡洛斯传》一书作者所说的那样，因为国王本人深感他自己很好地履行了对于国家的责任，所以开始松弛，发展自己的兴趣甚至任性而为，为多少可说是一种长期重压后的释放反应——只是因为胡安·卡洛斯过去未曾意识到，20世纪晚期，21世纪初的大众媒体、新媒体、自媒体发展如此之快，已经使得王室成员不能再像自己的父辈、祖辈那样有一个静悄悄的环境来安享享乐，而必须被置于“病态甚至敌意的仔细调查之下”。

# 废墟之上，仍有火光

■周春梅

现：天空，原野，森林，洪水，河流和海洋，道路，鹿，蛇，石头，花朵，火与剑，书……辅陈比兴，状物叙事，寓意抒情。以形象去表现，却放弃外在的形似，追求内在的神韵。诸语形象，直达本质，却又开放多义，这正是诗的特质。诗人们滋养了基弗丰饶的灵魂：里尔克的诗流淌过他的少年岁月；策兰直接启发了他的创作；他的不少作品以策兰的诗为主题，比如根据策兰名作《死亡赋格曲》所作的《玛格丽特》《苏拉密斯》系列；2005年，基弗在萨尔茨堡举办了“献给保罗·策兰”艺术展。策兰诗歌的主题、风格深植于基弗的创作，诗人王家新则注意到了另一种“肌理”的相似：“策兰后期往往运用一种灰烬、残骸、无机物的语言，即他自己所说的奥斯维辛之后”可吟唱的残余”。基弗常用的材料包括油漆、泥土、铅、石头、灰烬、废品、残骸、模型、照片、版画、头发、树枝、沙子、钢筋、稻草、胶，等等。他将这些材料融入巨幅的绘画场景中，构成了画面特有的肌理。”据说基弗本想成为一个诗人，最终他以一种特

殊的形式与策兰携手，徘徊吟唱于废墟之上。他被称为“第三帝国废墟上成长起来的画界诗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弗是一个出色的译者，将历史和诗歌译成画。这历史当然不不仅是过去，它也是当下，甚至是未来。谁敢说千年的我们已走出了那浓重的黑暗？

身处遥远的东方，我们需要一个出色的译者将画重新译成诗歌和历史，我们将发现那废墟绝不遥远。幸运的是，有一位诗人替我们承担了这项艰难的工作。林贤治先生是学者与评论家，本质上却是个诗人。早年他曾写下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而他的散文与评论也往往充溢着浓郁的诗意，或者竟是不分行的诗。比如这本以基弗作品为主题的《火与废墟》，绝非我们常见的文艺批评。从结构就可以窥见诗人的“野心”——引子：天空和大地；博物馆：建筑学；政治考古学；艺术：介入和超越。每章又生出拙嘴多舌的枝节，如《建筑学》一章分出：门、广场与密室……枝条上再开出疏密有致、情态各异的花朵；长短不一的片段，时缓时急；时轻时重的节奏韵律；段与段间的停顿和空白，或幽默或稚嫩的文字……有些语句索性分行排列，直接以诗的形式出现，如《天空》的开头：

在云飘过之后，在鸟类和飞机掠过之后，在咆哮的暴风雨安静下来之后，在太阳月亮和群星隐没了它们的光芒之后……

这只能是诗，而非通常意义上的美术评论。

而在这“之后”之后呢？据说最后留在策兰书桌上的，是一本打开的荷尔德林的传记。他在其中一段画线：“有时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中”。而这一句余下的部分并未画线：“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

废墟不应沉入忘川。废墟之上，仍有火光。

《餐桌上的意大利》，杨翻如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第一版，48.00元

一位意大利媳妇，中国女孩的十年美味探索！嫁入靴子国，杨嫂如跟着资深主妇婆婆学做老派“妈妈菜”，学会跟着节俭吃饭、买菜，爱上了钻研美食背后的风土人情……十年中，她带着满汉号，投入意大利地方菜、不同家族食谱的研究；离开餐桌，走访食材的产地源头，游历间，一并品味食物里的各色乾坤。当然，本书并不只是谈美食，也是在谈文化，因为味蕾深处，就藏着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密码。

## 本版推荐



《哲学·科学·常识》，陈嘉映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3月第一版，58.00元

希腊哲学曾经为人类提供对世界的整体解释，但这一任务早就被科学接了过去。那么，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科学在话语权的争夺中取得压倒性优势的今天，哲学的地位何在？陈嘉映通过梳理哲学与科学的历史，以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之历史，对上述问题作了深入思考。他的结论是：“今天的哲学不再可能以建立普遍理论为鹄的，哲学的任务是回到它的出发点，以理性态度从事经验反思和概念考察，以期克服常识的片段零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为连贯一致的理解。”这本备受好评的作品出版于十余年前，坊间早已绝版，新版改写了最后一章，其他章节也有修订。



《餐桌上的意大利》，杨翻如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第一版，48.00元

一位意大利媳妇，中国女孩的十年美味探索！嫁入靴子国，杨嫂如跟着资深主妇婆婆学做老派“妈妈菜”，学会跟着节俭吃饭、买菜，爱上了钻研美食背后的风土人情……十年中，她带着满汉号，投入意大利地方菜、不同家族食谱的研究；离开餐桌，走访食材的产地源头，游历间，一并品味食物里的各色乾坤。当然，本书并不只是谈美食，也是在谈文化，因为味蕾深处，就藏着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密码。